■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6月3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伍淑賢

等雲等風

每次上映費穆一九四零年的電影《孔夫子》，我總買不到票。近日終於買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孔夫子》DVD回家看。看影碟當然不及大銀幕震撼，但勝在附送很多花絮訪問，從側面去了解導演心思。比如費穆女兒費明儀談到孔子講學一幕，天上的雲：

「(孔子)在杏壇講學的時候，爸爸希望那些雲，一定要在我們的右手邊慢慢飄過來。理由是學生在這邊坐，若那雲從左邊飄過來，就沒那麼美，所以一定要雲跟學生的方向一致，在鏡頭上才會更加合理。那個雲因為風向的關係，有時這樣飄，有時那樣飄，沒有定向的，所以要等，總之等那片雲等了三日。」

有「詩人導演」美譽的費穆，非常講究畫面構圖，《孔夫子》裡很多重要場面，人物怎樣坐，排列的方式和裡外層次，移動的方向等，都有精心安排，連對天上的雲也有「要求」，所以定格就是一幅幅畫。在低科技的年代，等三日絕對值得。聽說胡金銓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韓國拍《空山靈雨》時，為了要他理想的天氣，大伙兒就是在山上等了又等。

人有感情波折，天有相應變化，風起之雲湧之，這是電影常見的比興手法，雖舊而感覺常新。我們這輩的人都記得，木下惠介導演的日劇《二人世界》，講東京一對小夫妻，海生和麗子，怎樣從無到有，由打工仔變為小商人，開家小餐廳的經過，網上可以看到。第十三集講海生返鄉下向務農的老爸借錢做生意，卻被也是在鄉下的大哥當面責罵，說他自私。第二天，老爸私下表示願意借錢，海生於是趕火車回東京，在山路上遇見大哥。這時大哥的口吻已祥和很多，又承認留在鄉下耕田覺得自卑，看不起自己，才向能長住東京的海生發脾氣。兄弟二人邊走邊談，不覺走上一道橋，突然颳起風，背後一片參天大樹吹得東歪西倒，兩兄弟也吹得有點瑟縮。雖然那陣風極可能是人造的，不過我寧願信是真風，因為那場戲實在好看。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國寶之島

大三島，是一個島，也是一個町，屬四國愛媛縣今治市的轄區。

為甚麼要去大三島？因為村上三島記念館、因為大三島美術館、因為TOKORO美術館大三島、因為伊東豊雄建築博物館、因為岩田健母與子博物館。

這天是「大三島藝術行」，因為是以公共客運巴士為交通工具，還要轉折的駁乘不同路線的車號，時間的掌握真箇是費煞思量！幸好行程尚算順利，手執着大三島藝行聯票，一天內遊逛了五個藝術館。

村上三島記念館展覽着以上浦町出身的已故書法家村上三島的作品為中心的書法方面的資料。作為書法方面的美術館，其規模在全日本也是屈指可數的。

大三島美術館是一九八六年開館的日本畫美術館，收藏着以中青年藝術家為中心的，日本畫、版畫、青銅雕刻等藝術家作品，在這裡可以欣賞到田淵俊夫、中島千波、竹內浩一等非常受歡迎的日本畫家的作品。

TOKORO美術館大三島是大三島面向大海的小丘上建造的小型美術館，展覽着諾阿．卡茲、馬力梭羅等藝術家的作品，及林范親、深井隆等藝術家的現代雕刻。這裡特別之處是從館內的陽台上，可以眺望瀨戶內海全景。

在大三島上，除了藝術，還有一個重要景點不能錯過。大山祇神社被稱為是日本總守護神，在全國擁有一萬社的分社、從很久之前起就受到人們的信仰，約一百棵大楠樹群環繞在神社的周圍。本殿、拜殿、寶篋印塔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文化財產，鄰接的寶物館裡收藏着眾多的重要文化財產，其中不乏國寶級的珍品。

大三島因着有大山祇神社坐落在此，因而有「神之島」美譽，又因為擁有眾多國寶，又稱為「國寶之島」。

琴台客聚

黃仲鳴

梁山好漢落難香江

上世紀五十年代一些通俗小說家，愛寫「借殼小說」，知名的有高雄、陳霞子、林壽齡等。陳霞子以夏伯筆名在《香港商報》連載的《海角梁山泊》（由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起刊至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分有趣；可惜未成書，讀者要看，惟有上圖書館。

故事是承接《水滸傳》第七十回之後，夏伯來個續筆，由第七十一回開始，直到第八十五回作結。夏伯為何有此續？開首來個滑稽之語：

「於是搖筆弄墨，騙幾個錢稿費，若幸而多搵幾個錢，則根據大清律例，徵得老婆同意，娶個妾侍，以娛晚景，正是『夜來薄醉搖柔翰，語不驚人搵水頭。』」

所謂「驚人」，是將一眾梁山好漢，置換於現代海隅一處，演繹出一段段但又互相連接的故事來。這和當代一些穿越故事一樣，時代已變、場景已換，鬧出許多可歌可泣可嘆可笑的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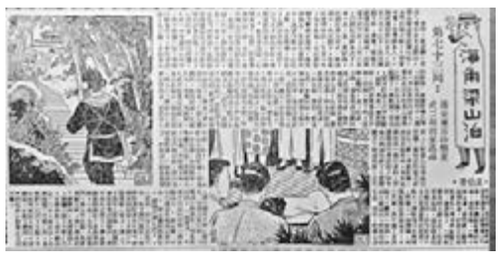
梁山好漢如何降臨這現代海角？夏伯安排眾好漢聚義飲酒慶祝之後，玉麒麟盧俊義在夢裡，「忽然聽得天崩地裂一聲，整個梁山，好像脫離了梁山泊，飄在空中，浮浮蕩蕩，忽然又撞向地上來隆然一聲，震得盧俊義當時暈了……」待他迷迷糊糊醒來，發覺已到了太平山。這決非盧俊義在做夢，而是穿越了時空；也非只盧俊義一人，很多好漢都光臨斯地了。在這太平山，一線扯一線，好漢逐個出場，各自有一段故事。這些好漢都有一個心思：就是找尋他們的大檔頭宋江。宋江一直無影無蹤，結尾時眾好漢要回內地繼續找尋。魯智深說：「待我們尋得宋哥哥，還要再來。」最過癮的是，這些好漢來到這陌生的世界，為了謀生，各有職業；如燕青做了黑幫的睇場，史進做看更；李逵賣柴；魯智深在和尚寺掛單，做了保鏢；盧俊義因燕青之故，吃喝在大老細家裡，無所事事；焦挺則認人作父；安道全做了醫生。而這班好漢，則分屬兩個黑幫，另一些則自食其力，最後是齊回內地，續尋宋江，而非穿越回大宋時代。

《海角梁山泊》的海角，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江，個中描述，和當時社會息息相關。最離奇的是，坐懷不亂的武松，竟然愛上窮家女，但又要回山東尋眾兄弟。臨行前，要該女等他三年，三年內還要她守節。這個武松，頭腦真的是大宋時代。可是，當他重回此地，得悉該女子為生活所迫，已當了妓女。夏伯這麼寫他：

「武松是一個真性情之人，他一世未流過眼淚，千年之前，他受過很多磨折，也未流過眼流，可是今天，不知如何，他眼角滴下一點淚來。」

這段戀情終以悲劇收場。重視處女膜的武松，又怎相信做了兩年的妓女，還會完璧呢？該女子最終跳樓殉情；武松悔恨不已，真的做了和尚。

夏伯筆下，把當年社會某些「真實呈現」，如國際肚腩、阻街女郎、無牌小販、高利貸、黑幫相鬥等。行文白話文，卻夾有不少粵語詞彙。但犯駁、突兀之處仍多；這或者是報刊連載之弊吧。



■報上連載的《海角梁山泊》，可惜未成書。 作者提供圖片

百家廊

袁星

期待新神話的推出（下）

同為西方教教主的準提道人和接引道人，法力應該不相上下。可菩提祖師只用極短時間就把孫悟空培養成了一個如此神通廣大的人物，以至於連如來佛祖都不得不使詐才能獲勝，說其為準提道人，依然不合情理。此外，菩提祖師居住於靈台方寸山，而如來佛祖居於靈山，兩地如此之近他卻不知有個菩提祖師存在，這與西方教大教主、二教主的地位和處境更不相符。

菩提祖師到底是誰？估計只有《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自己知道。在沒有明確答案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根據種種跡象進行推斷。不是如來佛祖，不是太上老君，不是鎮元子大仙，接引道人師弟準提道人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他會是誰呢？太上老君有師傅麼？有，鴻鈞老祖。鴻鈞老祖有師弟師妹沒有？有，混鯤祖師、女媧娘娘、陸壓道君。接引道人有師傅麼？也有，混鯤祖師。

假若孫悟空的師傅不是多數人贊同的準提道人，那會不會是創始元靈及其四位徒弟中的一位呢？也有可能。菩提祖師知道如來佛祖，如來卻不曉得有個菩提祖師存在，只這一點就足以證明，菩提祖師的法力遠在如來之上。如此，孫悟空被如來壓於五指山下，只是其歷練的一個必要過程。真要將孫悟空置於死地，一怕是如來並沒這個本事，二是孫悟空的那位神秘授業恩師未必願意，如來尚不敢造次！有段時間，我一直糾結於菩提祖師到底是誰？菩提祖師和如來佛祖到底誰更厲害？尋來找去，也沒能找到一個明確答案。《西遊記》是神話小說，《封神榜》也是一部神話小說，二者中的神仙妖魔，都是虛構而來，本就難以較真。而且，較真也沒多大意義。大多數人之所以要探究孫悟空的授業師傅是誰，主要是不滿如來的舉動，想讓被如來壓制的不悅從孫悟空師傅那裡得到解脫。

孫悟空的形象，是觀眾們喜歡的。喜歡的人物就應該是個英勇無敵的厲害角色，被誰欺壓都不行。把孫悟空的師傅抬出來，主要也就是證明如來佛祖至少不比孫悟空的師傅更厲害！《西遊記》中介紹菩提祖師的文字不多，但通過隻言片語的側面描寫，已完全能反映出其法力極高。菩提祖師通曉佛道兩教知識，輕鬆隱於如來的法眼之外，並曾警告孫悟空，治罪於他簡單如探囊取物，這些都是如來不及之處！抬出孫悟空的師傅打壓如來，是對孫悟空欣賞和對如來憎惡的需求使然。而對一再翻拍經典神話劇的反感，則是對沒有新好神話小說橫空出世的另一種抗議。無論神話、武俠還是其他形式的文學、影視作品，都要反映當下現實，都要能宣洩觀眾的情緒，都要盡量去滿足觀眾現實中無法滿足的一切。小時候看電影電視，先問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然後就一根筋盼着出現個好人好結局、壞人壞下場的結果。

很多經典小說，被拍成影視劇後影響巨大。之後若干年，翻拍、重拍、續拍，直拍到味同嚼蠟罵聲一片，還是沒完沒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電視劇《媽祖》再播後，我從頭看到尾，中間漏下的，我再到網絡中下載補看。媽祖搶救一艘外籍船時，用外語和船長對話的片段，令人印象深刻。這種以往神話劇中從未出現過的場景，該保留、褒揚還是得剪掉、貶斥？如果在《西遊記》或《西遊記》續集中孫悟空這麼說，肯定會給人不倫不類胡謅八扯的感覺。但《媽祖》這部神話劇所處的時代背景決定了她可以用外邦語，雖然她是海神，雖然這是在神話劇中。

近幾年來，玄幻小說和影視作品陸續出現。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它們雖不同於古代神話作品，給觀眾的感覺和反響卻並不算太好。至少還沒出現像《封神榜》、《新白娘子傳奇》、《八仙過海》這樣的經典作品。有幾部玄幻類型的影視劇，看過之後，總感覺缺少一個有血有肉的豐滿「靈魂」，夠玄，夠幻，卻不夠真，不夠深。

再談點武俠小說和影視，《笑傲江湖》《俠客行》、《白眉大俠》、《七劍下天山》、《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雪山飛狐》等作品，已經給觀眾構造了一個門派眾多精彩紛呈的武俠世界。可是，隨着金庸、古龍、梁羽生等武俠前輩們的先後封筆或辭世，新的武俠小說和影視作品又在哪裡呢？難道武俠劇也已經像神話劇那樣，開始走向沒落？

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早就都被拍攝成影視作品了。有的作品，還一再翻拍、續拍。我七八歲時，過年時就盼着能看一遍老版《西遊記》，初高中畢業後，很多台依然再重播老版《西遊記》。如今畢業工作十多年了，時不時還能看到多個頻道爭相重播《西遊記》、《西遊記》續集。提到神話劇，能否不再一味重提《西遊記》、《聊齋》、《八仙過海》這些作品？

網絡小說的強勢興起，是個好事。但創作的過程，不能僅僅依靠作者的熱情。要出經典作品，要不斷推陳出新，需要一個健康的創作環境。國家相關職能部門，應當適度參與其中，給予一定扶持。而作為影視公司，與其第十次第二十次翻拍《西遊記》和《天龍八部》，不如頂住壓力，去接拍一部新人創作的新神話或新武俠作品。

神話小說和武俠小說，都有過一個輝煌時期。但在那個輝煌之前，是無和不輝煌。在那之後，也沒有人敢斷言，那個輝煌是個無法企及和超越的高度。四大名著之後，難道就不能再出現一些與之比肩的新名著？只要給當代的創作者們足夠的土壤和養分，種上新神話和武俠作品的種子，並用心去澆灌孕育，照樣能結出令觀眾滿意的豐碩果實。簡言之，要想讓當今的作品切實反映當下人的需求，首先要給滿足當下人需求的創作者們一些新機會，提供上一個個小小的衣、食、住、行的保障。

顯然，神話劇《媽祖》和《封神英雄榜》的上映，從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們的觀感需求，也算是新拍而非翻拍和續拍的一個小成功。只是一兩部精彩影視劇的出現，還無法滿足所有觀眾的迫切需求。要想不斷地推陳出新、開花結果，各方協力，共築一個有利於神話和武俠創作的大環境，至關重要。

見多識廣

尹樹廣

王蒙有幾個舌頭？

作家妙筆生花，會寫漂亮文章，乃天經地義。筆能寫，嘴又能講，就難些了。倘若寫和講都了得，再擁有「另一個舌頭」，即可以用母語外的其他語言自由表達思想，那就難上加難了。「另一個舌頭」的說法，是作家王蒙發明的，說的是掌握用其他語言交際的能力。我對王蒙的語言能力一直感興趣，最近認真「研究」了一下他的「舌頭」。

我過去聽過幾次王蒙的演講，覺得他口才出眾，絲毫不遜色於他的小說。前不久，王蒙出席香港作聯組織的一場活動，我與他及其新夫人單三姬相鄰而坐，談得特別開心，覺得是總結一下王蒙「舌頭」的時候了。當他得知我略懂俄語時，不加思索地說：「俄文很美，魯迅就是聽到俄語發音那麼美才學習俄文的。」我向王蒙夫婦敬酒，祝他們健康幸福，王蒙答曰「斯巴西巴」（俄文謝謝之意），讓我吃了一驚。他更透露了用「另一個舌頭」演講的故事。

二零零四年，王蒙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之後，轉道哈薩克斯坦訪問。在該國最大城市阿拉木圖，哈作家協會舉辦歡迎晚宴。輪到王蒙致辭，他不緊不慢，從口袋裡掏出講稿，用流利的哈語大聲說道：「女士們，先生們，兄弟們，作家同行們，大家晚上好！」話音未落，掌聲一片。王蒙得意地告訴我，他當「右派」下放到新疆伊犁改造過八年，當時沉迷於極為難學的維吾爾語當中，並向維吾爾老鄉學會並熟練掌握了維語。因為哈語和維語同為突厥語，發音接近，臨行前他專門請北京一位哈薩克族作家擬好了講稿，於是給哈薩克朋友一個驚奇。講到這段經歷，王蒙臉上泛出自豪的表情。

王蒙對外語有着天生的興趣。他說過：每個人至少應會說一門外語，這能打開另外一個世界的窗口。那天，他還告訴我，在阿拉木圖期間，他在下榻的哈薩克斯坦賓館看到一位哈族人，講流利的俄語和英語，但卻不會講母語。王蒙忍不住批評「怎麼能這樣呢」？王蒙說外語的膽子大是出了名的。前年年初，他出席倫敦書展，有一場活動是與一位著名英國女作家對談，他提議用英語進行，儘管對談時「頭上出了不少汗，但是應付了過來」。

王蒙的「舌頭」最喜歡維吾爾語。一九八七年晚秋的一天，王蒙出席晉京演出的西藏歌舞團午宴，時任國家民委主任司馬義•艾買提致辭。這是一個「顯擺」王蒙語言天分的機會了，他鼓勵司馬義用維語講話，自己願意做翻譯，結果大獲成功。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一書中，他描述了自己學習維語的情景：在伊犁時，「我學習用維吾爾語來反應和思維，夜間起床解手，扶着床就說『karawat』，開門的時候就說『ixik』，沿牆走路就說『tam』，小便了就說『suduk』……」王蒙的語言天才就是這樣練成的。

那天晚上，坐在我右手邊的是王蒙新夫人單三姬，左手邊是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年玲女士。我和劉女士都特別喜歡王蒙系列小說「在伊犁」中的《淡灰色的眼睛》。劉女士對我說，「你懂俄語，能不能將這部作品翻譯一下啊？如果有人能把它翻譯成英文有多好啊！這部作品簡直太美了。」她哪裡知道，我的俄文只是半桶水啊！

好了，我關於王蒙「舌頭」的初步研究成果如下：王蒙有好幾個舌頭，維吾爾的、哈薩克的、土耳其的、英國的、俄羅斯的……這些舌頭使他廣交四海賓朋，擁有了豐富多彩的文學人生。

思旋天地

思旋

開大門迎客

又見一年一度端午節已過。在眾多華人傳統節日中，端午節是最顯活力的節日之一。指定動作是「吃粽子、划龍舟、看賽龍、洗龍舟水」等。除吃粽子之外，餘者都與水有關，受制於環境，要有河流之地方才行。儘管端午節內地都有假期，惟端陽文化有點式微，或許「賽龍舟」活動受環境影響。神州大地可供泛舟之地不多。廣東除外，粵珠江三角洲，河流縱橫，當地人從小已如魚一樣，暢游河中。五月初五日龍舟競渡更是當地一年一度盛事。咚咚鑼鼓響不停，千槳齊發壯觀得很。團隊精神誇啦啦！

端午小黃金假期，今年在香港不見太熱鬧。事關內地與香港部分市民鬧矛盾，港人更要求調控個人遊。然而，全球大開中門迎貴客的地方多的是。「阿拉有錢當然去受歡迎的地方，又何必貼錢買氣受，買難受呢？」曾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好，日本旅客如一群鴨仔隊全球遊玩，霸氣得很。做出不少不文明動作，備受非議。正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想想今天，日本經濟衰退停滯不前，此時此刻，全球各地出現鴨仔隊再不見日本旅客了，而是中國大媽和大叔啦。令人觸景生情的是「花無百日香」。旅遊業是無煙工業，對GDP增長大大有助，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要促進及扶助旅遊業發展，開大門迎客。

中國經濟跨越式發展，大媽、大叔、土豪新族群不但成新名詞，而且已成環球多媒體的新詞。

據報道，上月下旬，中國各地合組七千人成團遊美國，被媒體稱之為最霸氣旅團。別以為七千人皆零消費的貧窮族旅團，恰恰相反的是人均消費八萬元之豪。美國商人政界全都是醒目人，又怎會有人去研究如何抵制此豪客團，反之，還組織盛大歡迎晚宴迎外賓哩。爽！政府更大開簽證之門。料今年赴美遊客將大幅增加。美國帶了頭，吃到甜頭了，加拿大、英國、法國和德國、澳洲、新西蘭等，又豈會執輸拒客呢？各地商人積極培訓漢語人才。其實，我國有關當局加強旅遊文明教育，「入鄉隨俗」做個受歡迎旅客。反思香港針對自己同胞，限制個人遊，檢討個人遊政策，是否適宜？值得理性深思作檢討。

淑梅足跡

車淑梅

擁抱傳奇

專誠飛往上海支持香港中文流行樂壇「一代宗師」、第一代歌神Sam Hui許冠傑上海首次演唱會。門券價格高至一六八〇，最廉宜二八〇，演出地點是世博區內的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這巨型太空飛碟橢圓形的場館。

五月廿四日星期六，七時半前趕往場地，沿途已見大批人群湧至，拖男帶女，有手持熒光棒的、有托着大型手提CD機，一邊播着《滄海一聲笑》、一邊大聲合唱的。更有不少香港FANS，甚至長住上海的香港人進場，他鄉遇故知，我們拍下不少照片。

許冠傑是開創香港中文流行音樂的第一人，猶記得當年粵語流行曲不成氣候，被台灣的姚蘇蓉、青山打得落花流水。捱至一九七四年，這位香港大學畢業生「番書仔」演出了一套港產片《半斤八兩》，許冠傑英俊俏皮時髦的形象，討人歡喜，再加上他唱起清新的粵語流行曲，有鬼馬有言情，立即掀起熱潮。「咦，原來廣東歌一點也不老套啊！」許冠傑一下子將中文流行樂壇的樽頸位打通了，開創出一股獨特清新風格，也帶旺了整個香港樂壇，Sam居功至偉。

場館內，我盤算着Sam的普通話怎樣？唱多少首國語歌？歌神即是歌神，他全場只講了幾次普通話，都是那兩個字「謝謝」，他的廣東話一點也不減上海樂迷的瘋狂。台上背幕由頭至尾都打上簡體中文字幕的歌詞，四周的FANS由頭至尾都在大合唱，投入非常。我想上海的香港人真多，能唱出《鬼馬雙星》、《最緊要好玩》、《最佳拍檔》、《雙星情歌》、《世事如棋》等，誰知當他們對話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我感恩，原來香港中文樂壇早已將廣東話帶到不同地域，發揮無可估計的影響力。

全場醉人的另一幕，歌神深情的向一眾隕落的巨星好友致敬，《風繼續吹》、《幾許風雨》、《心債》……這位第一代巨星的胸懷可見一斑。演唱會中有兩位令人驚喜的嘉賓歌手，官恩娜清純得不可方物，她演繹《印象》將全世界都懾住了，她的歌藝無可置疑，原來她唱男子歌曲很有味道，可多作此嘗試；另一位是李小龍的女兒李香凝，鬼妹仔唱中文情歌，有板有眼，可見落足功夫，一字一句都打動着我。最感動，她的小女兒出台獻花，這就是Bruce的孫女了，胖嘟嘟好可愛，這便是人生，生命就是這樣延續下去的。

上海樂迷超級熱情，他們湧至台前共唱共舞，Sam在台上揮灑自如，樂隊、和音、舞蹈藝人、兩位公子的演出就如Sam帶到台上的十多支結他一樣，驚喜層出不窮。歌神的演出就像走進中文流行樂壇的時光隧道，享受極了。我期待他另一次的內地演出，到時我又會再次出發，與當地樂迷一起擁抱傳奇。